

至藏時，住桑耶寺（是蓮華生大師所造，紅教根本道場，在拉薩南）開一存庫藏，參閱梵本，前未見聞者甚富，曰此定係大師自天龍等處請來者也（意為非人間所有）。

第二目 教學傳承與依止傳承之師長

為正法不惜身命，是一切諸佛菩薩之定則，尊者為求法故，五印度諸國之法將固不在言，即海中洲島，亦三次往參一切大善知識（一、金洲，下文廣述，二、赤銅洲，三、森林洲（傳僅列名，未見詳記），又於西印度 鄔僅（蓮花生大師之生處）處親近無量證得成就之大善知識（傳未詳列）。今總攝述，可分二乘傳承，與唯大乘傳承。

初謂文殊菩薩現身授與佛智足論師，次傳燃燈賢，次傳字者，次傳迦那跋，次傳智勝友論師（或譯勝智友），尊者依之承受。

大乘傳承分五：（一）密咒傳承。又分五：①一切密咒之總傳承。謂龍猛菩薩，次聖天菩薩，次摩底樛羅，次得羅瑜格，次樛底跋羅，次妙吉祥賢、薄底跋陀羅、響底跋，次傳尊者。又一派謂佛智、佛密、佛靜、大谷蘇鑪、小谷蘇鑪，次傳尊者。②《集密》之傳承。謂世尊在世時，西印度 鄔僅王，號因陀羅薄底者，居十三層樓上，見有黃色形如飛鳥者，午前南去，午後北還，問大臣勝賢為何？啟曰不知。次問城中市人，報曰：「非鳥也。此乃淨飯王

太子，出家成佛之徒眾。諸阿羅漢，以神通力故，乞食往返也。」王聞起信，至誠祈禱，釋尊降臨，承事供養已，王自言：「大德世尊，惟願示我解脫生老病死之方便。」世尊教曰：「可捨國出家。」自言：「我不能捨國，願說不捨家國成佛之方便。」世尊現金剛持身，為王及眷屬，灌《集密》頂，王及眷屬依《集密經》及教授，悉得大印（空性之別名）成就，鄔僅為之一空。

王將經及教授，傳龍女瑜伽母，次傳薩囉訶（譯曰箭），次傳龍猛，次尊格囉底，次精進慈，次左毘跋羅達，次遊戲金剛，次蓋地足，次響底跋，次傳尊者。又一派謂龍猛傳月稱，次明杜梲（有傳作理杜梲者），次小谷蘇鑪（有傳作谷薩黎者，譯曰有善，或具善），次傳尊者。又一派謂大佛智足（佛智足有前後二人，前者加大字），次傳蓮花者，次傳因陀羅薄底王，次傳王妹善孰，次頂生王，次傳妙吉祥知識，次佛智，次剛跋羅，次遊戲金剛，次蓋地足，次響底跋，次傳尊者。《集密》三派，尊者皆得。③母部之傳承。謂龍地，次擋格縛，次達日迦跋，次勝敵婆羅門，次傳尊者（此《勝樂輪》之傳承也）。④格瑜之傳承。謂佛智、佛靜、佛密、大谷蘇鑪、小谷蘇鑪，次傳尊者。⑤《閻曼德迦》之傳承。謂蓮華凱傳黑足，次傳尊者。尊者云：「此諸師長皆證成就，具足無量功德，雖云善巧密乘，非不善巧顯教也。」（諸師之功德，尊者亦自許具足而無餘）

(二) 顯密傳承。分清淨見及清淨行之二派。淨見之傳承：謂龍猛菩薩、月稱論師、明杜相論師，阿嚩都帝大者、小者，次傳尊者。尊者亦直從明杜相承授（尊者初依響底跋——譯寂靜或清淨等多義，學《唯識》見。次捨棄《唯識》見受持《中觀》見時，響底跋深生不悅曰：「言弟子者，是須續持其見者也。」後響底跋為尊者講《八千頌》時，極力破斥《中觀》，成立《唯識》，尊者自云：非但不能破除其見，返助起決定云）。此派雖但云淨見，非簡謂無行也。

淨行之傳承：又有慈尊傳承及文殊傳承之兩派。慈尊傳承者謂慈尊、無著、世親、聖解脫軍（證地者）、大德解脫軍（加行道者）、勝軍、調伏軍，得成就具聖德之毘盧遮那跋陀羅（有云此即與蓮華生大師同時之靜命論師是），師子賢寶、寶軍（此二師即大小二谷蘇鑪也），金洲大師，次傳尊者。此派諸師，有得上品成就，有得共成就者，雖僅云行，非無正見者也。文殊菩薩傳承者：謂菩薩傳無盡慧（即靜天菩薩——造《集菩薩學論》者，此師總有六號，具顯教五種功德，密教八種功德，復具七希有事傳），次傳藹羅達底（此師功德與前師等），次傳勇猛金剛，次傳摩訶寶利囉那菩薩，次傳金洲大師，次傳尊者。是謂修菩提心之一大學派也。

(三) 共顯密之傳承者。謂龍猛、提婆、月稱、得羅瑜格、明杜相、智菩提、妙吉祥

賢、響底跋，次傳尊者。又一派謂龍猛、提婆、摩底支多、得羅瑜格、穆底跋賢、妙吉祥賢、菩提賢、響底跋，次傳尊者。此諸論師顯密俱極者也。

(四) 證得成就之傳承。有二：①謂妙吉祥賢傳響底跋。②謂金剛手傳蓮華者，次因陀羅薄底王，次王妹，次智菩提，次左毘跋羅，次金剛菩提，次妙吉祥賢、響底跋以至尊者。以上諸師悉得上品成就。

(五) 加持之傳承。有二：①謂金剛持加持住地菩薩慧賢（即得羅跋），次加持拏嚙跋（諱智成就，以十二種大苦承侍師長，為印度西藏依止善知識之模範），次加持種比跋，次傳尊者。尊者聞種比跋之勝德，欲往參未遂，唯遙作觀想供養，殷誠祈禱。一夕夢中，見一苾芻，持一人臂，漸食而來，尊者念云：「出家者不宜食人肉也！」來者問曰：「佛亦有錯誤乎？」尊者含愧。又曰：「汝亦欲食耶？」答曰：「願食。」遂授一無名指，食訖，獲得加持。次日早晨，任運而入無分別三摩地。尊者念云：「此為佛菩薩之加持耶，抑種比跋之加持？不得了知。」後時有一持咒者，請求種比跋加持，告曰：「汝與我無緣。」問曰：「與誰有耶？」告曰：「毘迦摩尸羅寺中，有一王種出家苾芻號勝然燈智者，我於某時夢中現某相加持訖，汝當請彼也。」次持咒者至尊者處，廣述種比跋所記，尊者始知前夢為種比跋也。

其持咒者，日日供壇供，殷求加持，一日白言，已蒙恩施足矣！尊者問曰：「見何事耶？」白云：「見勝樂圓滿壇場。」尊者謂是證見諦。次持咒者，售其衣食供養僧眾，入諸林藪，但尊者欲見立刻即至。後時尊者臨赴藏時，念云：「今我弟子在何處耶？」時露形體，帶諸骨嚴，忽然至前，尊者曰：「何為耶？」白言：「師念我也。」②為佛護、佛智、佛靜、佛密、大谷蘇鑪、小谷蘇鑪，次傳尊者。此派諸師，皆具勝妙三摩地，無礙神通，此等功德尊者亦具足無減也。

又有四種傳承，謂性相之傳承（講經論之法相也），發心之傳承，宗派之傳承，種種教授之傳承。

一、性相之傳承。自法稱傳者，依法稱受。自師子賢傳者，從響底跋受。自龍猛菩薩傳者，從明杜相受。又為聽龍德菩薩之傳承者故，越大海從阿蘭若者（未知本諱）受也（此為三次入海之一）。

二、發心之傳承。有三：（初）教依《無垢稱經》、理依《菩薩地》、見依《唯識》而行，從金洲大師請受。傳承諸師，謂慈尊、無著、世親、堅慧、大小二谷蘇鑪、金洲、尊者。（二）教依《虛空藏經》、理依《集菩薩學論》及《入菩薩行論》，見依《經部》而行，從慈瑜伽者請受。（三）教依《三杖鬘經》、理依馬鳴之《經藏嚴論》、見依《婆沙》而行，從法鎧論師請受。

也（法鎧與慈瑜伽者，修菩提心之傳記尚繁。）。

三、宗派之傳承。從文殊菩薩現身之阿嚩都帝跋，及至響底跋，共八師，傳至尊者凡為九傳（是總能分別一切內外大小宗派之義），尊者分辨宗派善巧至極。前有一通達五明者號地藏，時為內時為外，自云內外無別，一日遇尊者，尊者為其詳辨內外差別，地藏遂起信心，請為弟子，次為詳辨內外之大善巧者。尊者至藏後聞響底跋圓寂，嘆曰：「能善別內外者，為金洲大師及響底跋二人，並我為三，加我弟子地藏為四。但印之決議及請問處，則唯我及師長響底跋二人。今師長去世，我復來藏，印度亦敗矣！」又聞法鎧大師圓寂，嘆曰：「今師長去世，我復來藏，印度敗矣！」那嚩跋圓寂時亦曾云：「師長已去世，我今赴藏，印度敗矣！」依此觀之，無論何派何法，尊者為重要之教主可知也。

四、種種教授傳承者。謂由龍猛、龍智、行者、毘舍法、響底跋，而及尊者。又一派謂由龍猛、月稱、明杜梃、阿嚩都帝、金洲大師，而及尊者。又一派謂由龍猛、提婆、月稱、得羅瑜洲、摩底薩提囉、智菩提，而及尊者。諸師教授，尊者具足。諸師功德，尊者亦具足（未能列舉之師長尚多，難為盡錄）。於此無量師長之中，常時依止者為金洲、響底跋、菩提賢、勝敵尊者等，而恩德無倫之師長，厥為大師一人也。尊者如何參依金洲大師及金洲大師傳記，略錄少分。

金洲者，非四大洲八小洲之數，另為一近瞻部之寶洲（傳為今之印尼蘇門答臘）。大師降誕於王家，初誕即云：「悉那悉那。」口稱三寶（悉那或譯三寶）。彼洲原係純粹外道，只以王子福力，無一人敢為禁止佛法者，又無一人而不許王子之學佛也。王子漸長遊諸山巖，得一釋迦牟尼佛像（鑄像）持回宮中，廣興供養，其洲豐稔，七倍常時，復減飢疫病患之災，洲為吉祥之極地。以是因緣，洲人悉信佛教，共議請王子赴瞻部求法。王子甚喜，遂隨商人至瞻部金剛座證菩提處，適逢供養羅義法會（未詳此法會之起源），五天竺諸國大善知識皆聚於彼。爾時已得壽命成就之大阿闍梨摩訶寶利囉那（譯大勝寶）亦來會所（特為攝受王子而來）。王子於諸餘者，未起信念，於大阿闍梨，任運發起不共信解，極大敬重。隨逐七日，忽失蹤跡。時王子大呼，呼亦不應不見，亟尋覓之，亦無所見，問諸餘人亦無所知者。不得已，王子徧覓於劫毘囉國降生圍囿、泥連河側行苦行處、波羅尼斯轉法輪林等一切勝地，蹤跡仍無，況相見耶！

次王子疲極，睡夢之中，見二童子口唱歌云：「捨自境眷（境為國土，眷為親眷）及受用，尋求一願未獲得，為遠失耶抑速失，種姓賢善然少慧。」王子醒已，急往金剛座處，一無所有，心中悲不自勝，遂欲返國。忽見前面有二童女歌云：「於眷屬親友，境舍及大財，飲食諸受用，是應生憂惱，是應遠離法。」王子念云：「此譏我也。」忽然不見。王子喜

曰：「此定是護法母也。」遂住膳部七載，親近知識，徧學內明。次往金剛座，行供養已，念欲與前次之護法母相遇，見一老母唱云：「以晝夜度越，盡滅諸人壽，如導水燒地（速燒也），愚莫謂有暇。」說已不現。王子於是專念作意摩訶寶利囉那阿闍黎，一夜夢中見阿闍黎教曰：「王位下劣，非為勝善，遠離勝善，能攝持法王位否？」如是三問，王子三答曰：「能。」誓受已畢，忽從夢醒，見阿闍黎，實坐其前，喜不自勝。

於是阿闍黎，施與加持，顯示一切諸法自相共相，授與佛經、一切教授，特講多種依菩提心法。王子亦如一器注一器，了解無遺，立諱曰金剛法稱。又以慈心重故，亦曰彌勒。（時彌勒共有三：①為都史慈尊。②為教主慈氏，住止迦摩羅寺。因私藏酒違寺規故，時阿底峽尊者為寺中糾察，擯出之。慈氏被擯，現神境力穿牆而去，阿底峽尊者見是事已，知是不可思議之菩薩，欲悔過愆，向於度母，度母曰：「須赴藏弘法，每日印塔七七枚不可間缺，其罪可除」此是勸尊者赴藏也。尊者又問伽伽跋羅大師，告曰：「汝以護僧之好心所作無罪，然應赴藏，弘法利生。」此是後傳，今預述訖。③為金洲彌勒也。）王子次返金洲，盡除一切外道宗派，安立如來正法燈幢，金洲法稱，名義符矣！身住金洲，德號遍覆膳部。響底跋、寶稱、智勝友及尊者，為金洲高足弟子之四傑。總之釋尊涅槃，法囑迦葉，次為阿難，如是漸次，一切教授盡傳於大谷蘇鑪，慈尊傳來之教授，亦俱傳至大谷蘇鑪，其密乘

《集密經》之教授，自龍猛傳佛智，佛智傳因陀羅薄底王，王傳尊者，故亦盡在大谷蘇鑪。總之，能仁一切教授，總集於大谷蘇鑪一人。完具如來功德教授，則盡傳於小谷蘇鑪，小谷蘇鑪盡傳於金洲大師，金洲大師則盡傳於阿底峽尊者。（小谷蘇鑪與前文之寶軍、摩訶寶利囉那原是一師之異名。）

尊者見金洲大師名徧瞻部，更聞為依慈悲說法要者，又是往昔多生師長，是故引生無極信心，遂決意參依，與一百二十五位高足俱，海行凡三月之久始抵金洲。初五月時，大自在天欲為尊者作發心之留難故，化為極大摩羯陀魚，阻其去路，復興逆風，降諸霹靂。尊者住慈悲心，狂風頓息，霹靂亦停。因風擊海水，波浪狂騰，舟中諸人，驚慌戰慄，時地藏急請尊者願速降伏。尊者住紅色閻曼德迦瑜伽，摧伏大魚。時大自在急化為瘦劣童子身帶青色，上船悔罪，聲浪俱止。爾時聖不動尊，現高大身，膝下海內，首達雲際，雙手持船，如壯士擎木而立。二十一尊度母亦現身，並告地藏曰：「具壽，汝自取此空花（霹靂異名），遙擊娑跋那他（外道聚落名），皈依發心我等負責。」謂以此擊外道聚落所有煩惱有情等，違犯皈依及菩提心之罪，我等擔負也。地藏依教，手結恐怖印，取諸霹靂，擊諸外道聚落及廟，並外道王等，諸黑品邪神，悉驚散逃散矣！次順風前進月半之後，又有逆風颯起，急祈禱三寶、空行、護法，逆風雖息，順風亦無，停半月之久，次方安達彼岸。

既昇岸已，在西藏王所建（王為誰、以何緣、於何時所建，未詳）善逝金塔之前，有金洲大師之弟子，修靜慮苾芻六人住處，住十四日，請問金洲大師之傳記，心中所許之次第，根據何教，受持幾許經論，為若干教理教授之主，修行證有幾許功德及分齊等。時諸靜慮者，實言相對，不加增益損減之言，尊者起大歡喜，如登初地云（凡訪師、依止必須先察其德行，既依止之後，則當一意作佛之想，大小顯密，依師次第，佛制皆爾。若夫初不觀察，造次依止，歡顏半日，後返謗毀者，既違如來聖制，死後惡趣難逃，況求即身成佛乎？故密乘深法，雖造五逆十惡之人，皆有成就之望，然諸經師不住佛想之輩則無也，諸依師者幸早如此）。諸靜慮者，亦於地藏等前，問尊者之傳記。地藏等亦將尊者棄捨王位出家，親近無量知識，為印度佛教之主，具諸廣大殊勝功德等等，告諸靜慮者。諸靜慮者曰：「若爾者，問云印度住持有號勝然燈智者，豈非此善巧者乎？」地藏答是。諸靜慮者，急忙叩問旅途疲勞，謝不知待慢之罪，頂禮稱讚。尊者亦還禮。

次諸靜慮者，問其降臨之意，尊者告之，請彼等速代啟白。諸靜慮者急往金剛大師前，白言：「最勝師長請聽，今印度住持勝然燈智與弟子百二十五人俱已抵本洲，於大海中經十三月，降伏魔羅及外道大自在天，身語意三，悉無損減。至我等處，住十四日，議論法義，使我等身心歡喜充滿。今之正意，來參大善巧師長座前，為聽受出生三世一切佛母（指《現

觀莊嚴論》)，學習願行二善提心。復欲晝夜，受用師長之教誨（謂願徧學一切也），惟願大悲垂許。」大師聞已讚云：「地主今善來，人王子善來，眾生主善來，大勇猛善來，俱眷屬善來。行大艱苦善，降黑自在善，揚美旛甚善（謂美如旛蓋，遍顯揚於十方也），無災得至善。苾芻著法衣，當迎彼勝者！」時一切苾芻，著同色三衣，悉持軍持錫杖，威儀端嚴，如諸羅漢，引生信心，五百三十五苾芻，大師前行有六十二名沙彌，共五百九十七人，自遠來迎。尊者見已，宛如世尊在世，羅漢圍繞，引起信心，歡喜至極。

爾時尊者，將諸順緣，載二大象，命四近事，持諸供具，在象前行。諸善巧三藏，洞達五明之苾芻（如大眾部所讚），俱端著紅花所染三衣，托大量鐵鉢，無諸穿漏，赤銅軍持，量容升水，並持如來所讚鳴錫，端著善巧之帽，每人擎一白拂，所謂行賢、法親、善生、勇猛金剛、天慧、日密、地藏、智藏、語自在、米勝友、慧賢、月賢、普賢、密賢、無邊慧、海潮浪、須彌王、勇遊戲等諸大善巧者。復有善巧三藏苾芻（大善巧達五明，非僅內明之三藏），智賢等一百八人。復有十三沙彌，四大苾芻，共一百二十五人隨尊者後，不疏不密，中容一人之量齊，宛如五彩霞幢。漸至金洲大師住處，有諸天散花供養。大師雖係尊者多生師長，然於今世尚未請益，並見尊者隨眾見行合和，具足戒律一切功德。尊者及諸眷屬，頂禮大師。金洲大師及五百九十七眾皆不堪尊者等百餘人之威德，一切還禮，狀如傾壁。次尊

者供一寶瓶，滿中珍寶，諸餘徒眾各供純金一錢之金花為初禮也。次師徒互問安訖，同至僧園，有一長老在座說法，尊者頂禮，長老未酬。次至金洲大師住處金頂宮殿，入座定已，彼長老亦講學完畢，來尊者前，如法酬禮，並白言：「聞勝士至此，未迎然非慢，思勝士所樂，為作正法過。」尊者深生隨喜。次大師傳尊者《現觀莊嚴論》，十五座善釋圓滿。次往銀頂宮殿，廣以聞思修三，而度時日云云。

尊者朝金洲大師事迹，餘傳有云：尊者初至已，問金洲法稱大師，現住何處？有一苾芻告曰：「師長七日前，亦曾問云：『瞻部洲大德今往何處？』」師徒雖互相傳問，然許久未會。時金洲諸人，俱聞有瞻部之大善巧者來也。後於一時，有人問曰：「尋覓金洲法稱者是汝耶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告曰：「隨我來，當示之。」豈知是一名同大師之癡人耳。時尊者悶坐，意甚不快。有金洲大師之沙彌問曰：「汝是瞻部人耶？」曰：「是。」「為求法耶抑求財耶？」答曰：「求法。」遂互相談論法義，尊者請其見示，被告曰：「師長原見一切人，今不與汝見者是觀汝之器也；然師長亦在問汝，是定有相見之時也。」尊者自是心安。然經十二月，未能相見；後於一供養會所相遇，茲因多生因緣，雖無人告，彼此一見相識，五體投地，如大樹倒。次大師手置尊者頂，誦多吉祥頌已。問曰：「能學慈悲菩提心耶？能空住此十二年耶？」尊者一切許諾。次將釋迦佛金像（幼時捨得者）授與尊者，謂是扶尊者

為教主之緣起云云。

次十二年中，連枕同居，一切大乘深法盡學無餘，特學《現觀莊嚴論》一切教授，並《集菩薩學論》，《入菩薩行論》等諸不共教授。其以清淨增上意樂，修自他換世俗菩提心之不共教授，亦從金洲大師獲得；故謂金洲大師，為恩無等者，乃至現今迦當派之清淨修法，皆出金洲大師。如是十二年中，盡學一切教授已，結贍部商人同伴而返。後時尊者至藏時，凡稱金洲大師之名，或聞人言，必合掌頂上，以四句頌讚，後方稱名。餘人請曰：「餘師之名不爾者何耶？師長之德有差降乎？」尊者曰：「我諸師長，悉是成就之人，德無差降，然我此少分善心（指菩提心）唯依大師恩澤獲得，恩有別也。」尊者又勸勉學人云：「汝等毫無苦難，而能獲得心要妙義，極為福大，當須至誠修行也。」（如來正法，重在師承之教授，譬如《現觀莊嚴》初三智、次四行、後一果，若無師傳則絕不知如何修行。真有傳承者，則尊者之《道炬論》，宗喀巴大師之《菩提道次論》，迦當派諸大善知識之《道次教授》等等，莫不根源於《現觀莊嚴》一書，余今覺無師承之講譯，味同嚼蠟。）

阿底峽尊者傳卷一終